

陶菴夢憶



陶  
菴  
夢  
憶

張  
岱  
撰

中  
華  
書  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陶菴夢憶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硯雲甲  
乙編及粵雅堂叢書皆收有  
此書硯雲一卷本不全粵雅  
本多至八卷號爲足本故據  
以排印

陶菴老人著作等身。其自信者。尤在石匱一書。茲編載方言巷詠。嘻笑瑣屑之事。然略經點染。便成至文。讀者如歷山川。如睹風俗。如瞻宮闕宗廟之麗。殆與采薇麥秀。同其感慨。而出之以談諧者歟。老人少工帖括。不欲以諸生名。大江以南。凡黃冠劍客。緇衣伶工。畢聚其廬。且遭時太平。海內晏安。老人家龍阜。有園亭池沼之勝。木奴秫稊。歲入緡以千計。以故鬪雞。臂鷹。六博。蹴踘。彈琴。劈阮。諸技。老人亦靡不爲。今已矣。三十年來。杜門謝客。客亦漸辭。老人去。間策杖入市。人有不識其姓氏。老人輒自喜。遂更名曰蝶菴。又曰石公。其所著石匱書。埋之鄉嶺山中。所見夢憶一卷。爲序而藏之。

# 陶菴夢憶卷一

明 山陰張 岱宗子撰

鍾山

鍾山上有雲氣。浮浮冉冉。紅紫間之。人言王氣。龍蛻藏焉。高皇帝與劉誠意。徐中山。湯東甌。定寢穴。各誌其處。藏袖中。三人合穴。遂定門。左有孫權墓。請徙太祖曰。孫權亦是好漢子。留他守門。及開藏。下爲梁誌。公和尚塔。眞身不壞。指爪繞身數匝。軍士葦之不起。太祖親禮之。許以金棺銀槨。莊田三百六十。奉香火。昇靈谷寺塔之。今寺僧數千人。日食一莊田焉。陵寢定。閉外羨。人不及知。所見者。門三。饗殿一。寢殿一。後山蒼莽而已。壬午七月。朱兆宣簿太常。中元祭期。岱觀之。饗殿深穆。暖閣去殿三尺。黃龍幔幔之。列二交椅。褥以黃錦孔雀翎。織正面龍。甚華重。席地以氈。走其上。必去烏輕趾。稍咳。內侍輒叱曰。莫驚駕。近閣下一座。稍前爲磧妃。是成祖生母。成祖生。孝慈皇后。姪爲己子。事甚祕。再下。東西列四十六席。或坐或否。祭品極簡陋。硃紅木盃。木壺。木酒罇。甚麤樸。篋中肉止三片。粉一鉢。黍數粒。東瓜湯一甌而已。暖閣上一几。陳銅爐一。小筴瓶二。栝栲二。下一大几。陳太牢一。少牢一而已。他祭或不同。岱所見如是。先祭一只。太常官屬開犧牲所中門。導以鼓樂旗幟。牛羊自出。龍袱蓋之。至宰割所。以四索縛牛蹄。太常官屬至。牛正面立。太常官屬朝牲。揖未起。而牛頭已入爇所。爇已。昇至饗殿。次日五鼓。魏國至。主祀。太常官屬不隨班。侍立饗殿上。祀畢。牛羊已臭腐。不堪開矣。平日進二饌。亦魏國倍祀。日必至云。

報恩塔

中國之大古董。永樂之大窯器。則報恩塔是也。報恩塔成於永樂初年。非成祖開國之精神。開國之物力。開國之功令。其膽智才略。足以吞吐此塔者。不能成焉。塔上下金剛佛像千。百億金身。一金身。琉璃瓶十數塊。湊成之。其衣摺不爽分。其面目不爽毫。其鬚眉不爽忽。鬪筍合縫。信屬鬼工。開燒成時。具三塔相。成其一。埋其二。編號識之。今塔上損瓶一塊。以字號報工部。發一瓶補之。如生成焉。夜必燈。歲費油若干斛。天日高霽。罪罪鶴。搖搖曳曳。有光怪出其上。如香煙繚繞。半日方散。永樂時。海外夷蠻重譯至者。百有餘國。見報恩塔。必頂禮讚嘆而去。謂四大部洲所無也。

天台牡丹

天台多牡丹。大如拱把。其常也。某村中有鵝黃牡丹。一株三幹。其大如小斗。植五聖祠前。枝葉離披。錯出簷檐之上。三間滿焉。花時數十朵。鵝子黃。鷓松花。蒸栗。蓼樓。穰吐。淋漓簇沓。土人於其外搭棚。演戲四五臺。婆娑樂神。有侵花至。漂髮者。立致奇祟。土人戒勿犯。故花得蔽蒂而壽。

金乳生草花

金乳生喜蒔草花。住宅前有空地。小河界之。乳生瀕河。構小軒三間。縱其趾於北。不方而長。設竹籬經其左。北臨街。築土墻。墻內砌花欄。護其趾。再前。又砌石花欄。長丈餘。而稍狹。欄前以螺山石繫山。披數摺。有畫意。草木百餘本。錯雜蒔之。濃淡疎密。俱有情致。春以鴛粟。虞美人爲主。而山蘭。素馨。決明。佐之。春老以

芍藥爲主。而西番蓮、土萱、紫蘭、山礬、佐之。夏以洛陽花、建蘭爲主。而蜀葵、烏斯菊、望江南、茉莉、杜若、珍珠蘭、佐之。秋以菊爲主。而翦秋紗、秋葵、僧鞋菊、萬壽芙蓉、老少年、秋海棠、雁來紅、矮雞冠、佐之。冬以水仙爲主。而長春佐之。其木本如紫白丁香、綠萼玉蝶、蠟梅、西府滇茶、日丹、白梨花。種之牆頭屋角。以遮烈日。乳生弱質多病。蚤起不盥。蒲伏墻下。捕菊虎、芟地蠶。花根葉底。雖千百本。一日必一週之。癩頭者。火蟻。瘠枝者。黑蚰。傷根者。蚯蚓。蜒蚰。賊葉者。象幹。毛蠟。火蟻。以鯨骨甕甲置旁。引出棄之。黑蚰。以麻裹筋頭。將出之。蜒蚰。以夜靜持燈滅殺之。蚯蚓。以石灰水灌河水解之。毛蠟。以馬糞水殺之。象幹蟲。磨鐵線穴搜之。事必親歷。雖冰龜其手。日焦其額。不顧也。青帝喜其勤。近產芝三本。以祥瑞之。

### 日月湖

寧波府城內。近南門。有日月湖。日湖圓。略小。故日之。月湖長。方廣。故月之。二湖連絡如環。中亘一堤。小橋紐之。日湖有賀少監祠。季真朝服拖紳。絕無黃冠氣象。祠中勒唐元宗餞行詩以榮之。季真乞鑿湖歸老。年八十餘矣。其回鄉詩曰。幼小離家老大回。鄉音無改鬢毛衰。兒孫相見不相識。笑問客從何處來。八十歸老。不爲早矣。乃時人稱爲急流勇退。今古傳之。季真曾謁一賣藥王老。求沖舉之術。持一珠貽之。王老見賣餅者過。取珠易餅。季真口不敢言。甚懷惜之。王老曰。慳吝未除。術何由得。乃還其珠而去。則季真直一富貴利祿中人耳。唐書入之隱逸傳。亦不倫甚矣。月湖一泓汪洋。明瑟可愛。直抵南城。城下密密植桃柳。四圍湖岸。亦間植名花果木。以簾帶之。湖中橋比。皆士夫園亭。臺榭傾圮。而松石蒼老。石上凌霄藤有。



斗大者。率百年以上物也。四明縉紳田宅及其子園亭及其身。平泉木石。多暮楚朝秦。故園亭亦聊且爲之。如傳舍衙署焉。屠赤水望羅館亦僅存望羅而已。所稱雪浪等石在某氏園久矣。清明日二湖遊船甚盛。但橋小船不能大。城牆下址稍廣。桃柳爛漫。游人席地坐。亦飲亦歌。聲存西湖一曲。

金山夜戲

崇正二年中秋後一日。余道鎮江往兗。日晡。至北固。艤舟江口。月光倒囊入水。江濤吞吐。露氣吸之。嘖天爲白。余大驚喜。移舟過金山寺。已二鼓矣。經龍王堂。入大殿。皆漆靜。林下漏月光。疎疎如殘雪。余呼小僮攜戲具。盛張燈火。大殿中唱韓勣王金山及長江大戰諸劇。鑼鼓喧填。一寺人皆起看。有老僧以手背撥眼。瞽翕然張口。呵欠與笑嚏俱至。徐定睛。視爲何許人。以何事何時至。皆不敢問。劇完將曙。解纜過江山。僧至山脚。目送久之。不知是人是怪是鬼。

筠芝亭

筠芝亭。渾樸一亭耳。然而亭之事盡筠芝亭。一山之事亦盡。吾家後此亭而亭者。不及筠芝亭。後此亭而樓者。閣者。齋者。亦不及總之多。一樓亭中多一樓之礙。多一牆。亭中多一牆之礙。太僕公造此亭成。亭之外更不增一椽一瓦。亭之內亦不設一檻一扉。此其意有在也。亭前後。太僕公手植樹皆合抱。清樾輕嵐。潏潏翳翳。如在秋水。亭前石臺。躡取亭中之景物而先得之。升高眺遠。眼界光明。敬亭諸山。窳踞麓下。谿壑瀟灑。水出松葉之上。臺下右旋。曲磴三折。老松偃背而立。頂垂一幹。倒下如小幢。小枝盤鬱。曲出輔之。

旋蓋如曲柄葆羽。癸丑以前，不垣不臺，松意尤暢。

### 硤園

硤園水盤據之，而得水之用。又安頓之，若無水者。壽花堂界以堤，以小眉山，以天問臺，以竹徑，則曲而長。則水之內宅，隔以霞爽軒，以酣漱，以長廊，以小曲橋，以東籬，則深而邃。則水之臨池，截以鱸香亭，梅花廊，則靜而遠。則水之緣城，護以貞六居，以無漏菴，以菜園，以隣居小戶，則闕而安。則水之用盡，而水之意，色指歸乎龐公池之水。龐公池，人棄我取，一意向園，目不他矚，腸不他迴，口不他諾。龍山麤妮，三摺就之，而水不之顧。人稱硤園能用水，而卒得水力焉。大父在日，園極華縟，有二老盤旋其中。一老曰：竟是蓬萊園苑了也。一老哂之曰：箇邊那有這樣。

### 葑門荷宕

天啓壬戌六月二十四日，偶至蘇州。見士女傾城而出，畢集於葑門外之荷花岩。樓船畫舫，至魚鱸小艇，僂覓一空。遠方遊客，有持數萬錢，無所得舟。燈旋岸上者，余移舟往觀，一無所見。宕中以大船爲經，小船爲緯，游冶子弟，輕舟鼓吹，往來如梭。舟中麗人，皆倩粧淡服，摩肩簇烏，汗透重紗。舟楫之勝，以擠，鼓吹之勝，以集。男女之勝，以瀾。敲暑燂燂，靡沸終日而已。荷花宕經歲無人跡。是日，士女以鞞鞞不至爲恥。袁石公曰：其男女之雜，燦爛之景，不可名狀。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，舉袂則亂雲出峽。揮扇則星流月映，聞歌則雷輓濤趨。蓋恨虎邱中秋夜之模糊瞭閃，特至是日而明白昭著之也。

越俗掃墓

越俗掃墓。男女衫服靚粧。畫船簫鼓。如杭州人遊湖。厚人薄鬼。率以爲常。二十年前。中人之家。尙用平水屋幘船。男女分兩截坐。不坐船。不鼓吹。先輩諺之曰。以結上文兩節之意。後漸華靡。雖豎門小戶男女。必用兩坐船。必巾。必鼓吹。必歡呼。必飲。下午必就其路之所近。遊菴堂寺院。及士夫家花園。鼓吹近城。必吹海東青。獨行千里。鑼鼓錯雜。酒徒沾醉。必岸幘罵。唱無字曲。或舟中攘臂與儕列。厮打。自二月朔至夏至。填城盜國。日日如之。乙酉。方兵畫江而守。雖魚鱉菱芡。收拾略盡。墳壙數十里。而遙子孫數人。挑魚肉楮錢。徒步往返之。婦女不得出城者三歲矣。蕭索淒涼。亦物極必反之一。

奔雲石

南屏石。無出奔雲石者。奔雲得其情。未得其理。石如滇茶一朵。風雨落之。半入泥土。花瓣稜稜三四層。摺人走其中。如蝶入花心。無鬚不綴也。黃寓庸先生讀書其中。四方弟子千餘人。門如市。余幼從大父訪先生。先生面黧黑。多髭鬚。毛頰。河目。海口。眉稜。鼻梁。張口多笑。交際酬酢。八面應之。耳聆客言。目覩來牘。手書回札。口囑僕奴。雜沓於前。未嘗少錯。客至。無貴賤。使肉便飯食之。夜卽與同榻。余一書記往。頗穢惡。先生寢食之不異也。余深服之。丙寅至武林。亭榭傾圮。堂中窹先生遺蛻。不勝人琴之感。余見奔雲黝潤。色澤不減。謂客曰。願假此一室。以石礪門。坐臥其下。可十年不出也。客曰。有盜余曰。布衣褐被。身外長物。則瓶粟與殘書數本而已。王弇州不曰。盜亦有道也哉。

木猶龍

木龍出遼海。爲風濤激擊。形如巨浪跳蹴。偏體多著波紋。常開平王得之遼東。輦至京。開平第。觀謂木龍炭矣。及發瓦礫。見木龍埋入地數尺。火不及。驚異之。遂呼爲龍。不知何緣。出易於市。先君子以犀觥十七隻。售之。進魯獻王。誤書木龍犯諱。峻辭之。遂留長史署中。先君子乘世。余載歸。傳爲世寶。丁丑詩社。惡名公人錫之名。并賦小言詠之。周墨農字以木猶龍。倪鴻寶字以木寓龍。郝世培字以海槎。王士英字以槎浪。張毅儒字以陸槎。詩遂盈帙。木龍體肥癯。重千餘觔。自遼之京之究之濟。蘇陸。濟之杭。蘇水。杭之江之。蕭山之山陰。之余舍。水陸錯。前後費至百金。所易價不與焉。嗚呼。木龍可謂遇矣。余磨其龍腦尺木。勒銘志之曰。夜擊風雷。驚槎化石。海立山崩。烟雲滅沒。謂有龍焉。呼之或出。又曰。擾龍張子。尺木書銘。何以似之。秋濤夏雲。

天硯

少年視硯。不得硯醜。徽州汪硯伯至。以古款磨硯。立得重價。越中藏石俱盡。閱硯多。硯理出。曾托友人秦一生爲余覓石。遍城中無有。山陰獄中大盜出一石。璞耳。索銀二觔。余適往武林。一生造次不能辨。持示燕客。燕客指石中白眼曰。黃牙臭口。堪留支桌。賺一生還盜。燕客夜以三十金擢去。命硯伯製一天硯。上五小星。下一大星。譜曰。五星拱月。燕客恐一生見。剗去大小二星。止留三小星。一生知之。大懷恨。向余言。余笑曰。猶子比兒。亟往索看。燕客捧出。赤比馬肝。酥潤如玉。背隱白絲。類瑪瑙。指螺細篆。面三星墳起。如

弩眼著墨無聲而墨落煙起。一生癡瘡。口張而不能翕。齊客屬余銘。銘曰。女媧鍊天。不分玉石。鼈血蘆灰。烹霞鑄日。星河瀉擾。參橫箕翕。

吳中絕技

吳中絕技。陸子岡之治玉。鮑天成之治犀。周柱之治嵌鑲。趙良璧之治梳。朱碧山之治金銀。馬勳荷葉李之治扇。張寄修之治琴。范崐白之治三弦子。俱可上下百年。保無敵手。但其良工苦心。亦技藝之能事。至其厚薄深淺。濃淡疎密。適與後世賞鑒家之心力目力。鍼芥相對。是豈工匠之所能辦乎。蓋技也。而進乎道矣。

濮仲謙雕刻

南京濮仲謙。古貌古心。粥粥若無能者。然其技藝之巧。奪天工焉。其竹器。一帶一刷。竹寸耳。勾勒數刀。價以兩計。然其所以自喜者。又必用竹之盤根錯節。以不事刀斧爲奇。則是經其手略刮磨之。而遂得重價。眞不可解也。仲謙名噪甚。得其款物。輒騰貴。三山街潤澤於仲謙之手者。數十人焉。而仲謙亦貧自如也。於友人座間。見有佳竹佳犀。輒自爲之。意偶不屬。雖勢劫之。利啖之。終不可得。

## 陶菴夢憶卷二

### 孔廟楹

已至曲阜。謁孔廟。買門者門以入。宮牆上有樓簷出。扁曰。梁山伯祝英臺讀書處。駭異之。進儀門。看孔子手植楹。楹歷周、秦、漢、晉幾千年。至晉懷帝永興三年而枯。枯三百有九年。子孫守之不毀。至隋恭帝義寧元年復生。五十一年。至唐高宗乾封三年再枯。枯三百七十有四年。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再榮。至金宣宗貞祐三年。罹於兵火。枝葉俱焚。僅存其幹。高二丈有奇。後八十一年。元世祖三十一年再發。至洪武二十二年已已。發數枝。蒼鬱。後十年。又落。糜其幹。滑澤堅潤。紋皆左紐。扣之作金石聲。孔氏子孫恆視其榮枯。以占世運焉。再進一大亭。臥一碑。書杏壇二字。黨英筆也。亭界一橋。洙泗水匯此。過橋入大殿。殿壯麗。宣聖及四配十哲俱塑像。冕旒。案上列銅鼎三。一犧。一象。一辟邪。款製逾古。渾身翡翠。以釘釘案上。階下豎歷代帝王碑記。獨元碑高大。用風磨銅。竝屬高丈餘。左殿三楹。規模略小。爲孔氏家廟。東西兩壁。用小木扁書歷代帝王祭文。西壁之隅。高皇殿焉。廟中凡明朝封號。俱置不用。總以見其大也。孔家人曰。天下只三家人家。我家與江西張鳳陽朱而已。江西張道士氣。鳳陽朱暴發人家。小家氣。

### 孔林

曲阜出北門五里許。爲孔林。紫金城。城之門以樓。樓上見小山一點。正對東南者。嶧山也。折而西。有石虎

石羊三四在榛莽中。過一橋。二水匯泗水也。享殿後有子貢手植楷。楷大小千餘本。魯人取爲材。爲棋枰。享殿正對伯魚墓。聖人葬其子。得中氣。由伯魚墓折而右。爲宣聖墓。去數丈。案一小山。小山之南。爲子思墓。數百武之內。父子孫三墓在焉。譙周云。孔子死後。魯人就冢次而居者。百有餘家。曰孔里。孔叢子曰。夫子墓方一里。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。諸孔氏封五十餘所。人名昭穆。不可復識。有碑銘三。獸碣俱在。皇覽曰。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。故多異樹。不能名。一里之中。未嘗產棘木。荆草。紫金城外。環而墓者數千家。三千二百餘年。子孫列葬。不他徙。從古帝王所不能比隆也。宣聖墓右。有小屋三間。扁曰子貢廬墓處。蓋自兗州至曲阜道上。時官以木坊表識。有曰齊人歸讜處。有曰子在川上處。尙有義理。至泰山頂上。乃勒石曰孔子小天下處。則不覺失笑矣。

燕子磯

燕子磯。余三過之。水勢滄溟。舟人至此。捷捩捩取。鈎挽鐵纜。蟻附而上。篷牕中見石骨稜層。撐拒水際。不喜而怖。不識岸上有如許境界。戊寅到京後。同呂吉士出觀音門。游燕子磯。方曉。佛地仙都。當面蹙過之矣。登關王殿。吳頭楚尾。是侯用武之地。靈爽赫赫。鬚眉戟起。緣山走磯上。坐亭子。看江水激洑。舟下如箭。折而南。走觀音閣。度索上之。閣傍僧院。有峭壁千尋。磴磴如鐵。大楓數株。翁以他樹。森森冷綠。小樓癡對。便可十年面壁。今僧寮佛閣。故故背之。其心何忍。是年。余歸浙。閱老子王月生送至磯。飲石壁下。

魯藩煙火

兗州魯藩煙火妙天下。煙火必張燈。魯藩之燈。燈其殿。燈其壁。燈其楹。柱燈其屏。燈其座。燈其宮扇傘蓋。諸王公子宮娥僚屬隊舞樂工。盡收爲燈中景物。及放煙火。燈中景物。又收爲煙火中景物。天下之看燈者。看燈燈外。看煙火者。看煙火煙火外。未有身入燈中。光中。影中。煙中。火中。閃爍變幻。不知其爲王宮內之煙火。亦不知其爲煙火內之王宮也。殿前搭木架數層。上放黃蜂出窠。撒花蓋頂。天花噴礮。四旁珍珠簾八架。架高二丈許。每一簾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一大字。每字高丈許。晶映高明。下以五色火漆。塑獅象。囊駝之屬。百餘頭。上騎百蠻。手中持象牙犀角珊瑚玉斗諸器。器中實千丈菊。千丈梨。諸火器。獸足躡以車輪。腹內藏人。旋轉其下。百蠻手中。瓶花徐發。鴈雁行行。且陣且走。移時百獸口出火。尻亦出火。縱橫踐踏。端門內外。煙燄蔽天。月不得明。露不得下。看者耳目攫奪。屢欲狂易。恆內手持之。昔有一蘇州人。自誇其州中燈事之盛。曰。蘇州此時有起火。亦無處放。放亦不得上。衆曰。何也。曰。此時天上被起火擠住。無空隙處耳。人笑其誕。於魯府觀之。殆不誣也。

### 朱雲崧女戲

朱雲崧教女戲。非教戲也。未教戲。先教琴。先教琵琶。先教提琴。弦子。簫管。鼓吹。歌舞。借戲爲之。其實不專爲戲也。郭汾陽楊越公。王司徒女樂。當日未必有此。絲竹錯雜。檀板清謳。入妙腴理。唱完以曲白終之。反覺多事矣。西施歌舞。對舞者五人。長袖緩帶。繞身若環。曾撓摩地。扶旋猗那。弱如秋藥。女官內侍。執扇葆。璇蓋。金蓮寶炬。紈扇。宮燈。二十餘人。光燄煒煌。錦繡紛疊。見者錯愕。雲老好勝。遇得意處。輒盱目視客。得



一讚語。輒走戲房。與諸姬道之。僉出僉入。頗極勞頓。且聞雲老多疑忌。諸姬曲房密戶。重重封鎖。夜猶躬自巡歷。諸姬心憎之。有嘗御者。輒遁去。互相藏閃。只在曲房。無可覓處。必叱咤而罷。殷殷防護。日夜爲勞。是無知老賤。自討苦吃者也。堪爲老年好色之戒。

紹興琴派

丙辰。學琴於王侶鵝。紹興存王明泉派者。推侶鵝。學漁樵問答。列子御風。碧玉調。水龍吟。搗衣環珮聲等曲。戊午。學琴於王本吾。半年。得二十餘曲。鴈落平沙。山居吟。靜觀吟。清夜坐鐘。烏夜啼。漢宮秋。高山流水。梅花岸。淳化引。滄江夜雨。莊周夢。又胡笳十八拍。普庵咒。等小曲十餘種。王本吾指法圓靜。微帶油腔。余得其法。練熟還生。以澀勸出之。遂稱合作。同學者。范與蘭。尹爾韜。何紫翔。王士美。燕客。平子。與蘭。士美。燕客。平子。俱不成。紫翔得本吾之八九而微嫩。爾韜得本吾之八九而微迂。余曾與本吾。紫翔。爾韜。取琴四張。彈之。如出一手。聽者誠服。後本吾而來越者。有張慎行。何明臺。結實有餘。而蕭散不足。無出本吾上者。

花石綱遺石

越中無佳石。董文簡齋中一石。磊塊正骨。窞窞數孔。疎爽明易。不作靈譎波詭。朱勔花石綱所遺。陸放翁家物也。文簡暨之庭除。石後種剔牙松一株。辟明負劍。與石意相得。文簡軒其北。名獨石軒。石之軒。獨之無異也。石簣先生讀書其中。勒銘志之。大江以南。花石綱遺石。以吳門徐清之家一石爲石祖。石高丈五。朱勔移舟中。石盤沉太湖底。覓不得。遂不果行。後歸烏程董氏。載至中流。船復覆。董氏破費募善入水者。